

艺术世界®

274
art world

红潮

Red Wave

玛瑟琳娜·洛里丹-伊文思：
信仰，是一种选择

“竹幕”内的爱丽丝
——索朗日的奇境中国漫游

张闳：我的名字叫中国红

陆兴华：五月的红色风暴：
用艺术去激进？

一种红色，两手准备
——余友涵访谈

阅读 冯原：众生之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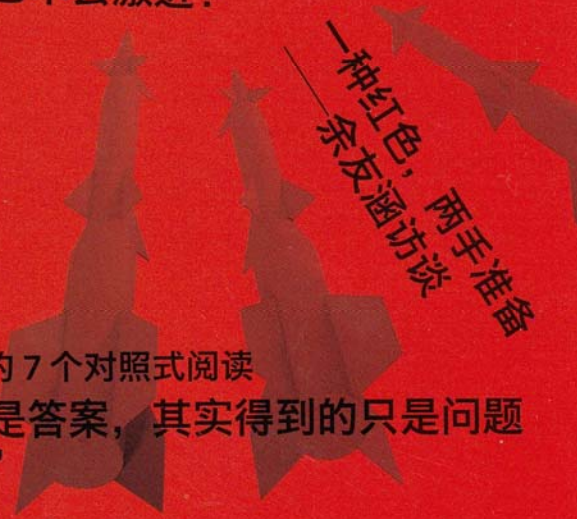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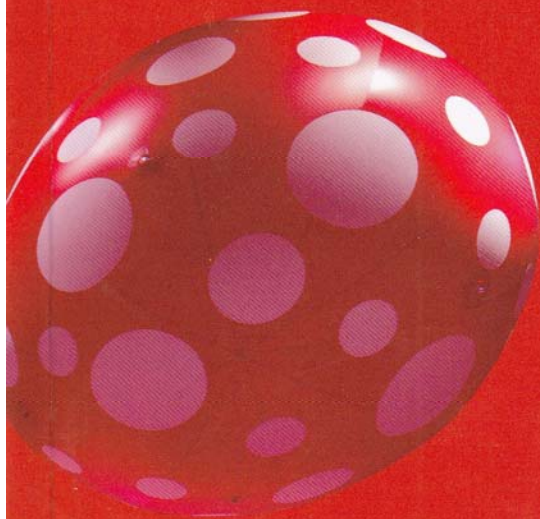
“公民”展与新中国艺术图像的7个对照式阅读

人物 陈哲：我们以为得到的是答案，其实得到的只是问题
宇向：“我几乎看见……”

定价：人民币 20 元

2013 年 5 月刊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128/J



One Red, Two Plans:
A Conversation with Yu Youhan

一种红色，
两手准备
——余友涵
访谈

刘旭俊 | 文



余友涵,《1980-1》

Artworld: 你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创作了一批波普风格的毛泽东形象。当时的创作契机是什么?

余友涵: 这个和安迪·沃霍尔他们的波普艺术是有关系的。当然,更直接也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背景。在形式上可能和沃霍尔有关,但是在内容上却是更加中国的,这两点结合在一起,才有了那批创作。

Artworld: 前几年,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陈丹青和栗宪庭从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的角度都谈过当时的一些情况。从事艺术和文化的人往往对那个年代比较怀念,但原因各有不同,你是如何理解那个时代的?

余友涵: 80 年代是中国非常有希望的年代。由于文革的结束和第一代领导人的过世,突然一下子和以前变得有些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哇,一下子开放了,套在艺术上的紧箍咒突然就没有了。特别是年轻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感觉到这个国家可能会有新的气象了。然而,开放是开放了,但毕竟还是不放心,因为苏联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嘛。特别是文化领域,一开放就感觉到很乱,好

不容易建立起的样板文艺形式就要被我们这些年轻人给搞乱了;一收紧就感觉整个文化界有点死气沉沉了。很多时候,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一放好像就活了,一收马上就死了。但是,我现在回顾起来,认为死气沉沉是真的,所谓的乱可能并不是真的混乱。不过,好在那时候有一批心存民族、心系文化、心胸比较开阔的开明领导。

Artworld: 这些社会因素促成了你创作了当时的作品,可是 1989 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你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出了三幅作品,却并不是这种风格的。

余友涵: 对,当时我创作的毛泽东像也就两三幅吧,而且我没有把它们拿去展览。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和场合,这么做不太妥当。事实上,那些作品到目前为止在国内一张也没展览过。很多人了解我这个系列的创作都是从网络上看到的。那些也不知道是谁弄上去的,包括拍卖、私人收藏,或者哪个人在画廊里见过了,都有可能。当时,我就拿过去两幅黑白为主的、一幅红色的,总共三幅抽象画。



余友涵，《焦裕禄》，政治人物系列

Artworld: 展出的情况如何？

余友涵：展出时，我的作品是放在三楼。一楼有肖鲁的打枪、李山的洗脚等比较引人注目的行为艺术。我和我儿子正好一起去深圳了，没有出席那次展览。改革开放了嘛，深圳也蛮时髦的，我也就是想去那里看看。至于展览，我是收到邀请之后，委托丁乙他们几个艺术家把我的三幅作品一起拿到北京。等我回到上海以后，他们也从北京回来了，我就问他们那边情况怎么样，我是不是要去一次。他们说，去不去也无所谓，然后把展览的大致情况和我讲了一下。那么，我也就不去了。

Artworld: 那么，这些政治波普风格的作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引人注目的？

余友涵：哦，那是中国现代艺术展结束不久之后的事。有一个住在希尔顿酒店的金发女郎，年纪轻轻的，个子高高的，她是德国的一家小画廊的工作人员，被派来上海收购当代艺术作品的。我的一个朋友就把我介绍给她了。她来我家里，我给她看了六七幅画。其中有四幅画的是人民币，尺幅大概是2米乘1米左右吧；一幅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戴着军帽的半身像，这个形象原本是文革时候一张非常流行的照片上的。

Artworld: 人民币和毛泽东像，这个和安迪·沃霍尔的美元和毛泽东像有些类似。这在当时算是一种潮流吗？

余友涵：当时，艺术家普遍有种社会责任感，想要用艺术创作的形式来推动社会进程。那个时候有一种普遍的观念是，推动社

会前进不仅仅是政治家和领导的事，知识分子、艺术家也参与进来了，我们也希望能做一点什么。毛泽东时代的艺术只有美协，到了春节、劳动节、国庆节，或者有重大政治活动的时候，他们就配合着创作，画毛主席接见群众，画工人模范，然后办个展览。一般这种展览，只在最后一两幅的位置上，放一两个名家的作品，比如风景画、静物画什么的，通常都是最后的尾声了。前面大部分是配合政治的，后面一两幅其实也是配合政治的，表示一下“百花齐放”嘛。我之所以那么创作，只是想在可能的范围里有所突破，在形式和观念上更加现代一点。

Artworld: 通过波普的形式把革命文艺变得别出新裁，那也要求对革命文艺的那套要相当熟悉啊。

余友涵：那是当然。我在北京中央工艺学校当学生的时候，也画过背后有红太阳的毛主席像之类的习作。文革早期，天安门广场两边正对着天安门有两块很大的牌子，我们几个学生看到后，就觉得这么轰轰烈烈的运动，也应该自发地创作点什么。于是，就决定画革命领袖，不仅有毛泽东，还有其他人。我们拿了55张整张的铅画纸、浆糊和梯子，三四个同学从学校踩着黄鱼车到天安门广场，爬上梯子上用浆糊把铅画纸一张一张地粘起来。光从学校到天安门广场，然后把铅画纸粘起来，就用掉了一天的功夫。不过，那时候倒是没有人管，因为我们画画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谁敢管啊？这个事情我比较记忆犹新，其中有一个人的头像是我画的。

Artworld: 是什么触动你把学生时代被教育灌输的内容转变成你之后的创作？虽然题材上差不多，但是表现手法上差别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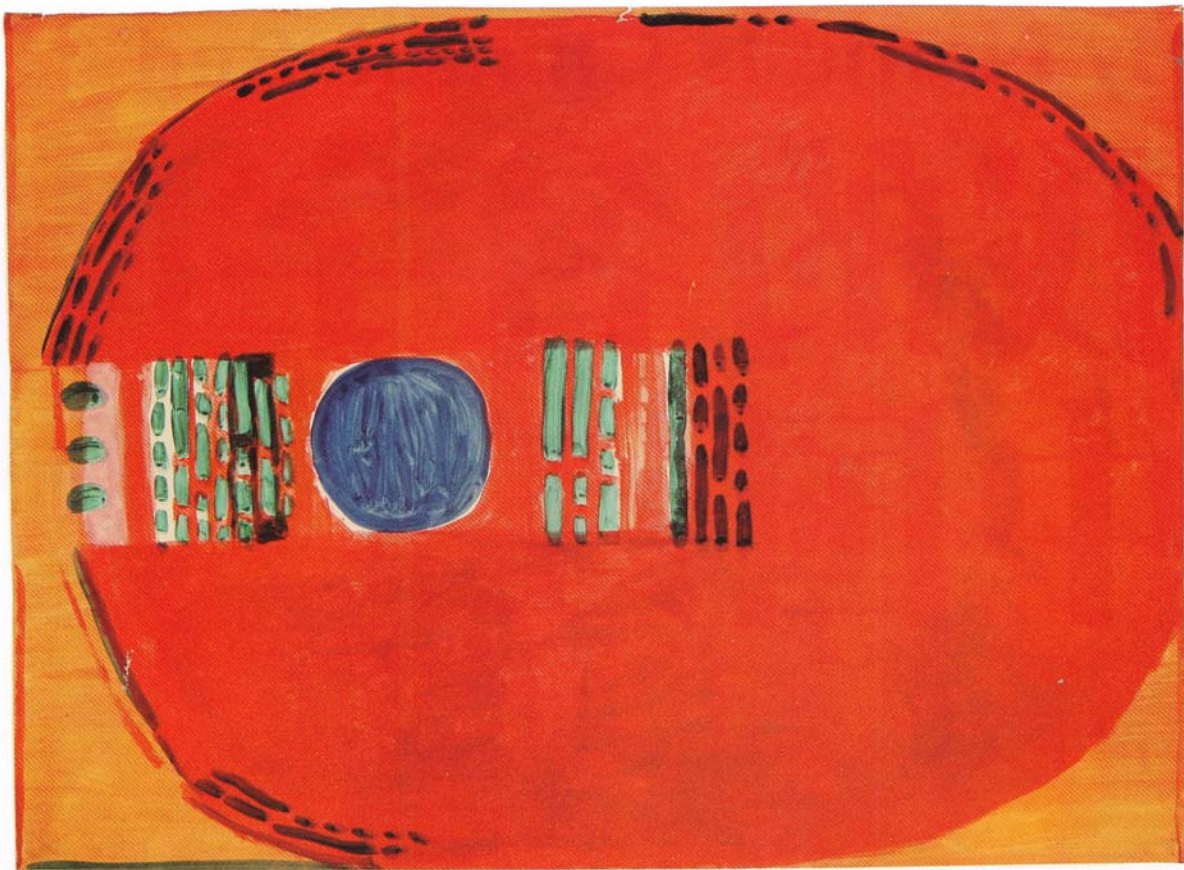
余友涵：80年代，我觉得再也不可能这么画画了。毛主席也去世了，社会观念也转变了。那个时候感觉像做梦一样，都很狂热，急于看看西方当代的艺术是什么样的。该平反的平反，该拨乱反正的拨乱反正，该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就学习。在我的画里，形象上虽然还是相同的人物，但是感觉明显不同了。一个是我加入了不同的颜色，不同于革命宣传画里的颜色；另一个就是加入了一些用来点缀的花。主要就是这两个手法。还有的话，就是有若干的女性形象出现在画面上，“红”得就不那么正了。其实，把毛主席和女性画在一起也是有历史依据的。他接见马克思夫人的时候，跳过舞，还行过吻手礼。

Artworld: 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你那段时期的创作已经不再是“红色”图像了。

余友涵：对。那时候，我已经不再延续文革时期高大全的创作思路了。这是我对艺术的反思，我不再用革命意识形态指导创作了，而是用我自己的想法来画。那个时代也不是一无是处，有些方面也是值得肯定的，有些方面也有错误。80年代末，我已经快40岁了，根据我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我有了自己的判断和定性。我力求用绘画的方式、以自己的判断来保留民间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普通民众对于毛泽东形象的理解，而不是样板形象，当然也不是全盘否定。

Artworld: 那个年代画毛泽东的艺术家多吗？

余友涵：当时，全国画过毛泽东的当代艺术家，我估计也就不到十个人。主要就是王广义、刘炜和我，我们这几个人吧。很多人都是后来画的，比如俸正杰他们。更年轻的艺术家或许也有，但我不是太了解。



余友涵，《1986-27》

Artworld: 这个系列的创作你一直延续到 90 年代中后期，怎么会放弃的？

余友涵：1994 年，圣保罗双年展，香港的张颂仁也是策划人之一吧。刘炜参展了四五幅很大的作品，其中好像有毛泽东的形象，我也有四幅毛泽东像。然后就有传言说，当地华侨看后很愤慨，说我们侮辱国家领导人，还上街游行抗议圣保罗双年展。其实想想怎么可能？既然那么热爱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他们还跑去巴西当华侨做什么？而且，我那四幅还是比较“正”的，完全没有丑化的意思。后来，有关领导找我聊了一次。反正我对这个系列也不是很执着，那就干脆“识相”一点，后来也就慢慢不画了，开始创作“啊！我们”系列。

Artworld: 批评家吴亮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你同时兼具“入世”和“出世”两种风格，可不可以把“入世”理解成你的政治波普，“出世”理解成你的抽象画？

余友涵：在我的创作中，这两种形式差不多是同时进行的。抽象画创作的高峰期是从 1980 年到 1991 年。1992 年以后，我就开始准备威尼斯双年展，就有一些新的变化。对艺术家来说，这种转变很正常，包括我的毛泽东系列也是。外部环境会变，个人想法也会变，都会在创作中体现出相应的变化。

Artworld: 你的毛泽东系列里有回应红色意识形态的成分，你的抽象画里也有红色的部分。意识形态的“红”和色彩的红，你是有两手准备啊。能谈谈抽象画里的红色吗？

余友涵：我的抽象画里有红色，红色占主调的也有，虽然总体上说不算特别多。抽象画里用过红色的人也有很多。马列维奇算一个，不过他用得不多，只是那幅红色的比较著名；罗斯科用红色比较多；单独出现红色的作品不太多，我印象深刻的是方塔纳有过。我使用红色，但很少大面积使用，我用得比较柔和，不是很强烈，而且我还会加进去其他颜色。这种红色容易让人联想到满园春色的感觉。对我来说，红色不是一个主题，它更像一个词语，一定要和其他词语搭配起来，才能把整个句子的感觉突出。

Artworld: 那么，你是如何理解红色的？或者说，红色给你的第一感觉？

余友涵：我很难在语言上和理论上把我为什么用红色给讲清楚。对我来说，红色很纯粹，就是视觉上的一种比较热闹、强烈、喜庆的感觉。但是，红色如果用得太多的话，在有些时候就会有种很恐怖的感觉了。这只是我的看法，但我不太清楚其他一些经常使用红色的艺术家是怎么想的，毕竟每个艺术家对颜色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它是开放的。